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卷一百十三下

元 陶宗儀 撰

魏夫人傳

唐蔡偉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謹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該覽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沖舉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間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彊適太保掾南陽劉文

字幼彥生二子長曰璞次曰瑕幼彥後為修武令夫人  
心期幽靈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宇室齋于別寢  
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天神方諸青童  
扶桑碧阿暘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女清虛真人王  
裒來降裒謂夫人曰聞子密緝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  
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虛天  
王即汝之師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真  
人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子之仙名於玉札矣子

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聞上道內晨景玉經者仙  
道無緣得成後日常會陽滌山中爾謹密之王君乃命  
侍女華散條李明兌等便披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  
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神  
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焉王  
君因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  
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為小有洞天仙王今  
所授者即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乃

清虛之別宮耳於是王君起立北向執書而祝曰太上  
三元九星高真虛微入道上清玉晨褒為大帝所敕使  
教于魏華存是月丹良吉日戊申謹按寶書神金虎文  
大洞真經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於陽明  
西山受真人太師紫元夫人書也華存當謹按明法以  
成至真誦修虛道長為飛仙有泄我書族及一門身為  
下鬼塞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華存祝畢王君又曰我  
受秘訣於紫元君言聽教于師云此篇當傳諸真人不

但我得而已子今獲之大帝命焉此書自我當七人得  
之以白玉為簡青玉為字至華存則為四矣於是景林  
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  
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魂五臟生華色反嬰孩乃  
不死之道也於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鐘吹簫  
合節而發歌歌畢王君乃解摘經中所修之節度及寶  
經之指歸行事之口訣諸要備訖徐乃別去是時太極  
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聯娟彈九氣之璈青童命東華玉

女烟景珠擊西盈之鐘暘谷神王命神林玉女賈屈廷  
吹鳳啖之簫青虛真人命飛玄玉女鮮於虛拊九合玉  
節太極真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  
啓之章清虛詠駕颯之詞既散後諸真元君日夕來降  
雖幼彥隔壁寂然莫知其後幼彥物故值天下荒亂夫  
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為真仙默示其兆知中原將  
亂携二子渡江璞為庾亮司馬又為溫太真司馬後至  
安成太守瑕為陶太尉侃從事中郎將夫人自洛邑達

江南盜寇之中凡所過處神明保佑常果元吉二子位  
既成立夫人因得冥心齋靜累感真靈修真之益與日  
俱進凡住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  
王君復與青童東華君來降授夫人成藥二劑一曰遷  
神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頓服之稱疾  
不行凡七日太一玄仙遣颯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  
而去徑入陽洛山中明日青童君太極四真人清虛王  
君令夫人清齋五百日讀大洞真經併分別真經要秘



道陵天師又授明威章奏存祝史兵符籙之訣衆真各標至訓三日而去道陵所以徧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當為女官祭酒領職理民故也夫人誦經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女於是龜山九虛太真金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共迎夫人白日昇天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黃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大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為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

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  
為仙者男曰真人女曰元君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  
闕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於王屋小有天中更齋  
戒二月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衆諸真仙並  
降於小有清虛上四奏各命侍女陳鈞成之曲九靈合  
節八音靈際王母擊節而歌三元夫人彈雲璈而答歌  
餘真各歌須臾司命神仙諸隸屬及南岳迎官並至虎  
旂龍輦激耀百里中王母諸真乃共與夫人東南而行

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共適于霍山夫人安駕玉宇然後各別初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因授甘草穀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隸書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黃庭內景注敘青精餽飯方後屢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夫人令璞傳法于司徒瑯琊王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楊子玉蒼並皆昇仙陶貞白真誥所呼南真卽夫人也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家謂楊君曰修道之士不欲見

血肉見雖避之不如不見又云向過東海中波聲如雷  
又云裴清靈真人錦囊中有寶神經昔從紫微夫人所  
受吾亦有是西宮定本即是玄圃北壇西瑤之上臺天  
真珍文盡藏其中也因授書云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  
體遺跡者道之隱也昔有再酣瓊液而叩棺一服刀圭  
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戶賈季子咽金液而  
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荆山尚有喬嶺之墓李玉服  
雲散以潛昇猶頭足異處墨狄飲虹丹以沒水甯生服

石腦而赴火務光剪薤以入清泠之泉柏成納氣而腸  
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勝紀微乎得道趣捨之迹固無  
常矣保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死也南  
真曰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  
者亦尸解也目不落光無異生人者尸解也髮盡落而  
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若非尸解之例  
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脫脈散血沈灰爛而五臟自  
主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

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鍊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鍊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為真人是也若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鬼侍肉胎靈錄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其用他藥尸解非是靈丸者即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殮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無者有衣結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

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為上夜半解者為下向晚向暮去者為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災逼禍生形壞氣亡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層巢頽枝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惜乎通仙之才安可為二豎子而致斃耶智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豈若守根靜中棲研三神彌貫萬物而洞玄鏡寂混然與泥丸為一而內外均福也真人歸心於一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利貞之兆自然之感無假

兩際也若外見察觀之氣內有愠結之晒有如此者我  
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師  
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  
心于嗜慾兼味於清正華日以隨世畏死而希仙者皆  
多武解尸之最下也夫人與衆真吟詩曰玄感妙象外  
和聲自相招靈霞鬱紫晨蘭風扇綠輅上真宴瓊臺邈  
為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穎翹翫彼八素翰道成  
初不遘人事胡可預使命形氣消夫人既遊江南遂於



撫州并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置壇宇歲久蕪梗蹤  
跡殆平有女道士黃靈徽年邁八十貌若嬰孺號為花  
姑特加修飾累有靈應夫人亦寓夢以示之後亦昇天  
玄宗敕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大歷三年戊申魯國公  
顏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焉

杜蘭香傳

曹毗

杜蘭香自稱南陽人以建興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君不可不敬從傳先改名碩碩呼女前視可十七八說事邈然久遠有好女子二人大者萱枝小者松枝鈿車清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岳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宮墉外颺輪送我來且復恥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旦來復作詩曰逍遙雲霧間吁

嗟發九疑游女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蕷子三枚大  
如鷄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溫碩食二欲留一  
不肯令碩盡食言為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君命未合太  
歲東方卯去當還求君蘭香降張碩碩問禱祀何如香  
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何益蘭香以藥為消摩

麻姑傳

晉葛洪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將至一時  
頃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舉家皆見王方平戴遠遊  
冠着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劍少鬚黃色中形人  
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導從威儀  
奕奕如大將軍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  
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見方  
平與經父母兄弟相見獨坐久之即令人相訪經家亦

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姑余久不在人間  
今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有頃使者還不見其使但  
聞其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敘修  
敬無階煩信來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受命當按行蓬  
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來即去如此兩時  
間麻姑至矣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聲既至從官半於  
方平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  
於頂中作髻餘髮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綵

耀目不可名狀入拜方平方平為之起立坐定召進行  
厨皆金盃玉杯餽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內外擘  
脯行之如栢靈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  
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于往者會時畧半  
也豈將復還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  
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  
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  
擲地視其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

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恠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賜經家飲一升許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遠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又麻姑鳥爪蔡經見之心中念言背大癢時得此瓜以爬背當佳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人

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思謂爪可以爬背耶  
但見鞭着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  
不可妄得也是日又以一符傳授蔡經鄰人陳尉能檄  
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經亦得解蛻之道如蛻蟬耳經常  
從王君遊山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陳尉多是篆  
文或真書字廓落而大陳尉世世寶之宴畢方平麻姑  
命駕昇天而去簫鼓道從如初焉





白猿傳

唐闕名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  
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紇妻  
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為挈麗人經此地有神善  
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  
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  
再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  
有物驚悟者即已失妻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

嶮咫尺迷悶不可尋遂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  
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即深凌嶮以索之既逾  
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侵雨濡  
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  
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  
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  
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絙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  
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乾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

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為扉中寬闢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迴眸一睇即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

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為期因促之  
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  
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縛手足於牀一  
踊皆斷常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  
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  
兵刃指其傍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  
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  
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遽至若飛徑入洞中少

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  
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杯  
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  
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  
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  
其臍下即飲刃血射如注乃大歎咤曰此天殺我豈爾  
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具宗言絕  
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杯案凡人世所

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色  
其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探唯  
止其身更無黨類且盥洗著帽加白衿被素羅衣不知  
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  
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  
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  
午即欬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十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  
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踞戲一夕皆周末嘗寢寐言

語淹詳華旨會利然其狀即狻猊類也今歲木葉之初  
忽愴然曰吾為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眾靈  
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具簡書悵然若失  
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汎瀾  
者久之且曰此山複絕未常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  
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即取  
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妻者紇妻周歲生  
一子厥狀肖焉後紇為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其



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柳毅傳

唐李朝威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  
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烏起馬驚疾逸道左  
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  
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  
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  
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媿避  
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

夫婿樂逸為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  
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  
至此言訖歛歛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  
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  
聞若將還吳密邇洞庭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  
為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  
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  
間寧可致意邪唯恐道塗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

非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自謝曰負戴珍重  
不復言矣脫獲迴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  
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為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  
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鎡帶束以  
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  
君子書叙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倍託千萬無渝毅曰敬  
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  
勝毅深為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收

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為  
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斲甚  
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為使者他日歸  
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  
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  
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  
橋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  
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事曰徒謁大王耳武

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觀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壁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香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大經夫曰

吾君龍也龍以水為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  
人以火為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  
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語畢俄而宮門  
間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  
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  
對曰然既而拜君亦拜復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  
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為乎毅曰毅大王  
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間驅涇水之溪見

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  
毅曰為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流漓誠怛  
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已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  
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鑒聽坐貽聾  
聵使閨窻孺弱遠罹詬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  
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  
宦人密侍君者君目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  
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



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為錢塘長今則致  
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  
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  
寡人有溥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  
故錢塘之人日來候馬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  
宮殿擺簸雲煙沸湧俄有赤龍長萬餘尺電目血舌朱  
鱗火鬣項掣金鏢牽玉柱千雷萬霆繖繞其身霰雪  
雨電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蹶仆地若親

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安抑乃獲自定固告辭  
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來  
則不然幸為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  
風慶雨融融怡怡幢節玲瓏蕭韶以隨紅粧千萬笑語  
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  
之前所寄辭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煙蔽其  
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  
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

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  
神溢立於君左右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  
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為頑童所辱賴君子  
信義昭彰致達遠寃不然者是為涇陵之土矣饗德懷  
恩詞不諭心毅搗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迺告兄曰向  
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  
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寃而宥其失前所譴執因而獲  
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

慙懼不知所還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  
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  
童之為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  
諒其至寃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  
復再拜坐定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  
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鼙鼓旌旗  
劔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  
銜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

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  
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  
畢龍君大悅錫以紉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  
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  
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藉社依牆雷霆  
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  
永言慙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  
上天配合兮生死有塗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卒

苦兮涇水之隅風霜鬢鬢兮雨雪羅縵賴明公兮引素  
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闋  
洞庭君俱奉觴於毅毅踟躇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  
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  
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寃果雪兮還處具休荷和  
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  
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  
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

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絲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  
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起  
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  
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  
邪愚有衷曲一陳於公為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  
夷糞壤足下以為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  
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為九姻所重不幸見  
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為親賓使受恩

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為君子始終之道者殺肅然而作歛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辱困如是殺始聞跨九州壤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金鑠擊玉柱赴其急難殺以為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蕭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殺以死殺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似衣冠坐談禮義



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豪傑有不如者  
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  
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之一甲之  
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  
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涉狂狷  
唐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為此乖間也  
其夕復懼宴具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為知心友明日毅  
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

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出塗上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驚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為莫如遂取於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欲求新

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曰浩嘗為清  
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  
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艾惜其  
惠美欲擇壻以配焉又何如哉毅乃卜日就禮既而男  
女二姓俱為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  
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  
豔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  
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踰月乃穠飾

換服名毅於簾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邪  
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為憶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涇  
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  
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  
某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  
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值  
君累取張韓二氏理不可遣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  
故余之父母得以為心矣誠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

終世死無恨矣因咽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懽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

無及也初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逼  
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為  
志寧有殺其婿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操貞  
為志尚寧有屈於已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  
肆胸臆醜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  
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  
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無始心未為惑矣從  
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

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為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為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為神仙之餌乃相與觀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洎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代莫知跡至開元末毅之表

弟薛掇為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  
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  
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掇其  
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掇省然記之乃促至山  
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  
列繚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  
顏益少初迎掇於砌持掇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  
掇笑曰兄為神仙弟為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丸遺



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歡宴  
畢嘏乃辭行自是以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說告於人  
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

隴西李朝威叙而歎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  
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吐大直錢塘迅疾磊落  
宜有承焉嘏詠而不載獨可憐其意矣愚義之遂為

斯文

李林甫外傳

唐七名氏

唐右丞相李公林甫年二十尚未讀書在東都好遊獵打毬馳逐鷹狗每於城下槐壇下驢攀鞠略無休日既憊捨驢以兩手返據地歇一日有道士某醜陋見李公踞地徐言曰此有何樂郎君如此愛也李怒顧曰關足下何事道者去明日又復言之李公幼聰悟意其異人乃攝衣起謝道士曰郎君雖善此然忽有顛墜之苦則悔不可及李公請自此修謹不復為也道士嘯曰與郎

君三日後五更會於此曰諾及往道士已先至曰為約何後李乃謝之曰更三日復來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已郎君且歸熟思之後三日五更復會於此李公回計之曰我是宗室少豪俠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已安可以白日升天易之乎已決矣及期往白道士嗟嘆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年始見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復之

道士曰不可也神明知矣與之叙別曰二十年宰相生  
殺權在已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陰賊當為陰德廣救拔  
人無枉殺人如此則三百年後白日上升矣官祿已至  
可使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與別時李公堂叔  
為庫部郎中在京遂詣叔父以其縱蕩不甚紀錄之頗  
驚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過今故候覲請改節  
讀書願受鞭箠庫部甚異之亦未令就學每有賓客遣  
監杯盤之飾無不修潔或謂曰汝為吾著某事雖雪深

沒踪亦不去也庫部益親憐之言於班行知者甚衆自後以廕敘累官至贊善大夫不十年遂為相矣權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顧隆洽獨當衡軸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數年後自固益切乃起大獄誅殺異己寃死相繼都忘道士槐壇之言戒也時李公之門將有趨謁者必望之而步不敢乘馬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門吏驚候之見一道士甚枯瘦曰願報相公閤者呵而逐之外吏又欲鞭縛送于府道士微嘯而去明日日中復至門者乘間而

白李公曰吾不記識汝試為通及道士入李公見之醒  
然而悟乃槐壇所覩也慙悻之極若無所措却思二十  
年之事今已至矣所承教戒曾不釐行中心如疾乃拜  
道士迎嘯曰相公安否當時之請並不見從遣相公行  
陰德專枉殺人工天甚明譴謫可畏如何李公但搯額  
而已道士留宿李公盡除僕使處于中堂各居一榻道  
士唯少食茶果餘無所進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尚  
有昇天之契今復遂否道士曰緣相公所行不合其道

有所竄責又三百年也更六百年乃如約矣李公曰某人間之數將滿既有罪譴後當如何道士曰莫要知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謝曰相公安神靜慮萬想俱遣幾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某都無念慮矣乃下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覺便隨道士去出大門及春明門到輒自開李公援道士衣而過漸行十數里李公素貴尤不善行困苦頗甚道士亦自知之曰莫思歇否乃相與坐於路隅逡巡以數節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

止慎不得開眼李公遂跨之騰空而上覺身泛大海但聞風水之聲食頃止見大郭邑介士數百羅列城門道士至皆迎拜兼拜李公約一里到一府署又入門復有甲士升階至大殿帳榻葦侈李公困欲就帳卧道士驚牽起曰未可恐不可迴耳此是相公身後之所處也曰審如是某亦不恨道士嘯曰茲介鱗之屬其間苦事亦不少遂却與李公出大門復以竹杖授之一如來時之狀入其宅登堂見身冥坐於牀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



公李公遂覺涕泗交流稽首陳謝明日別去李公厚以金帛贈之俱無所受但揮手而已曰勉旃六百年後方復見相公遂出門而逝不知所在先是安祿山常養道術士每語之曰我對天子亦不恐懼唯見李相公若無他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皆有銅頭鐵額常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見之祿山乃奏請宰相宴於已宅密遣術士於簾間窺伺退曰奇也某初見報相公有一青末童子捧香爐而入僕射侍衛銅頭鐵額之類

皆穿屋踰牆奔走而去某亦不知其故也當是仙官暫  
謫人間耳



汧國夫人傳

唐白行簡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嘆故  
監察御史白行簡為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  
者時望甚崇家徒甚殷年五十有一子始弱冠雋朗有  
詞藻迥然不羣深為時輩推服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  
家千里駒也應鄉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  
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可一戰而  
霸今備一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遂其志也生亦自負

視上第如指掌自毘陵發月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常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而立妖姿嬌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盼於娃娃迴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訊之友曰此狎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瞻前與之

通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  
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  
從而往叩其門俄有侍兒啟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  
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  
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之蕭牆間見一  
姥垂白上樓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  
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  
所處安敢言直邪延生於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

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豔異生遽驚止莫敢仰視與之拜畢敘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娃訪其居遠迤生給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異其遠而見留也娃曰鼓已發矣幸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遠闕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娃娃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練請

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疏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於西堂帷幙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既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詼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真求居而已願償生平之志但不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訪其故具以告姥笑



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止也女子固陋安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遽下階拜而謝焉曰願以已為廝養姥遂目之為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其娼優儕類嬉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驚俊乘及其家僮歲餘資財僕馬蕩盡爾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至薦醑求之可乎生不之悟大喜乃

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憇而觀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也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之將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逆訪之曰何久踈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菁池榭幽絕生謂娃曰

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  
食頃有一人鞚大宛馬汗流馳至曰姥嫗暴疾頗甚殆  
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去當令返  
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具姨與侍兒偶語一手揮之  
令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  
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  
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遽  
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隣人隣

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遷居而且  
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  
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饑而食賃榻  
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通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  
去既至連叩其扉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  
遽訪之曰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至此何故匿之  
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昨有一人稅此院云逢  
中表之遠至者薄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

訪布政里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憤懣絕食三日搆癘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於凶肆中綿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嗟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繇是凶肆多日假令之執櫛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嘆不及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輿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絕妙迺贖錢二萬索願焉

其黨者舊其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  
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備之器於天  
門街以較優劣其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  
乎二肆許諾乃要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  
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  
之士盡赴趨馬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抵輿輦  
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慚色迺置層榻於南隅有  
長鬣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鬣揚眉扼腕頓顙

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盼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為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筭而至即生也整其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度曲未終聞者歔歔掩泣西肆長為衆所誚益慚恥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適遇時生之父在京師與

同列者易服竊往觀焉有老豎即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泣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為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與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迴翔將匿於衆中豎遽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



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挫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匿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嘆令二人擠葦席瘞馬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其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者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披布裘有百給繼縷如懸鶉持一破甌巡於閭里以乞食為事自秋徂冬

夜入於糞壤窟晝則周遊鄜肆一旦大雪生為凍餒所  
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  
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里垣北轉第七八  
有一門獨啟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偶連聲疾呼  
饑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閣中聽之謂侍兒  
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癩殆  
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我某邪生憤懣絕倒口  
不能言頷頰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

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容至此娃歛容却涕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馳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晷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行令其矢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因躐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為某也彼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况欺天負人鬼神不佑徒自貽其殃耳某為姥子迨年有二十

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也因許之給母之餘有百金離北隅四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為湯粥通其腸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進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

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  
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  
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  
疲倦即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  
覽生謂娃曰可策名就試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  
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上一登甲科聲振禮闈  
雖前輩見其文莫不斂手喜躍願友之而不得娃曰未  
也今秀才苟得一科擢一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

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於他士當罄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生繇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具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妾亦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母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黯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劉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

於劍門當令我迴生許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  
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浹辰父到  
生因投刺謁於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  
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  
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姓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  
又曰不可翼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劍門築別  
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  
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

極為親所眷尚後數歲生父母皆歿與娃持孝甚至有  
靈芝產於倚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巢  
其層覺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  
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為大官其卑者猶  
為太原尹





說郭卷一百十三下